

# 排版設計的取與捨—— 淺談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的編輯風格與轉變

■ 蔡純純

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定期出版的刊物之中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堪稱發行最廣，且曾於2019年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「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」知識傳播獎之藝術學門期刊第二名；更於近三年——2020至2022年榮獲長期傳播獎藝術學門第二名，為國內知名博物館的藝術期刊。內容主要介紹故宮典藏文物，早期以展覽、國內外藝文活動及文物知識為主，隨著時代演變，更擴增收錄有關博物館教育推廣、他山之石、保存修護、展示設計、新媒體藝術等多元主題。本文希望透過《故宮文物月刊》說明當文物從實物變成眼見讀物時，如何呈現器物類、書畫類及圖書文獻類這些不同類型的圖片與文字編排，以利讀者在文物的知識與美感之間，適度取得閱讀上的平衡。

## 前言

博物館為典藏文物之機構，並兼具研究、展示與傳播知識的教育責任，透過出版品發行傳播藝術文化、普及美學教育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為國內外熱門十大博物館之一，典藏文物甚豐，計有698,854件/冊。<sup>1</sup>從材質上，大致可粗分為器物、書法、繪畫（以下簡稱書畫）、圖書、文獻等類，而運用故宮文物所發行之出版品有圖錄、導覽手冊、定期刊物、童書，及展覽衍生的主題專書、專案成果手冊等六大類出版品。（圖1）定期刊物則有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（以下簡稱月刊）、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（以下簡稱季刊）、《故宮英文年刊》（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，以下簡稱年刊）、故宮展覽通訊（1969年11月發行，2021年7月改為電子發行，同年10月終刊）等。<sup>2</sup>在上述各種類型的出版品之中，本文擬

分享作者任職於《月刊》編輯部期間，檢視《故宮文物月刊》文章歷年的排版方式，時有需因應器物、書畫、圖書、文獻等不同類型文物調整，甚或改變原有編輯風格的情形，在此提出個人的觀察結果。

## 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的建刊歷史與排版風格

故宮博物院建院於1925年9月，次年即開始出版各式圖書，1929年9、10月分別發行定期刊物：《故宮》月刊及《故宮週刊》。《故宮》月刊發行44期至1936年終刊；《故宮週刊》為建院第一份藝術類期刊，發行510期後於1936年4月改為《故宮旬刊》，再發行32期即停刊（原因不明）。<sup>3</sup>期間各種出版品計劃蓬勃發展，至1937年因時局動盪而停擺。

1949年，故宮文物隨政府撥遷來臺安頓於

北溝後（今臺中霧峰），1966年3月再度發行期刊，1980年4月發行《故宮簡訊》月刊，即為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之前身。每期以十數頁，介紹院務動態、出版資訊、文物研究及國內外藝文動態等，因不敷藝術普及利用，於1983年4月大幅改版，<sup>4</sup>頁數增加至144頁並擴增收錄內容，其後於2002年1月號起刊物頁數改為128頁迄今。

《月刊》創刊號至2021年已有三十八年，發行462期（2021.9），<sup>5</sup>為國內博物館最長壽之藝術期刊，過往一直維持傳統，以「中式直書/式」一至三欄的編排模式，自2018年起改版為「西式橫書/式」兩欄編排。綜觀近四十年的《月刊》，版型設計如何呈現故宮文物藏品特性？哪種版型能更好地呈現文物的真實樣貌，同時又能提供讀者在文字閱讀上的愉悅性與舒適感？以下透過《月刊》在不同性質文章上的版型編排，淺述個人觀察所得與編輯排版之經驗。

### 一、器物類文物編排

故宮典藏文物類型多元，其中，器物類可以細分為銅器、陶瓷器、玉器、漆器、琺瑯器、雕刻、文具、錢幣以及雜項等多種類別，因此編輯部在版面的編排上，需要花費更多心思，

使文物圖片可以適當地搭配文字敘述，達到圖文呼應的效果。

首先，版面編排上優先呈現器物正面，並以全器型為主，再輔以背面、俯視或側視角度之圖版。依其內容介紹，有時會搭配器物底款、包裝匣盒或是底座、配件等。就器物類型而言，目前採用西式橫書兩欄的文字編排，且無論何種文物類型，皆以對齊文字欄、版心四邊留白不出血為原則。受限於文字欄位規劃，圖版編排比例只能符合一欄（1/4頁）或兩欄（1/2頁）大小，版面看起來較為嚴謹整齊一致，但也易流於僵化或制式化，難以隨著器形變化呈現活潑有趣的版型。（圖2）然而，若是參考坊間雜誌，以文繞圖的編排手法展現，又會因為受限於橫式兩欄的文字排版框架，使得圖版的比例顯得特別突兀，也影響閱讀。（圖3）

過往曾經採用過中式直書三欄的文字編排，雖說圖版比例變化性較高，也較為活潑，但相較於坊間雜誌的編輯手法與追求風格變化，《月刊》為兼具學術性與普及化的藝術類期刊，更加側重呈現典藏文物的美感與特性。因此，作者及美術編輯都須注意圖片配置與文字的編排位置，讓全



圖1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品 陳耀紳攝於2017年



圖 2 器物類橫式兩欄編排範例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59 期，2021 年 6 月，頁 26-27、32-33。



圖 3 西式橫書文繞圖的編排範例，受限於兩欄限制，視覺及閱讀上較顯得突兀與不適。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28 期，2018 年 11 月，頁 127；454 期，2021 年 1 月，頁 81；425 期，2018 年 8 月，頁 9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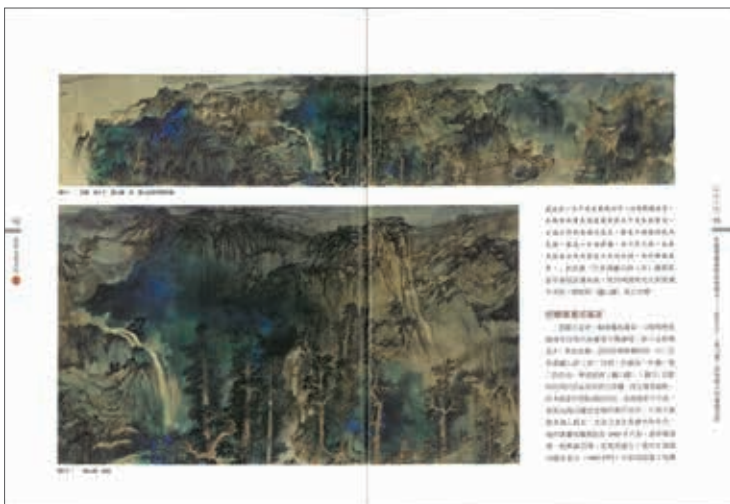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全卷並擷取局部呈現細節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，434 期，2019 年 5 月，頁 92-93。



圖 6 立軸並擷取局部呈現細節範例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78 期，2023 年 1 月，頁 3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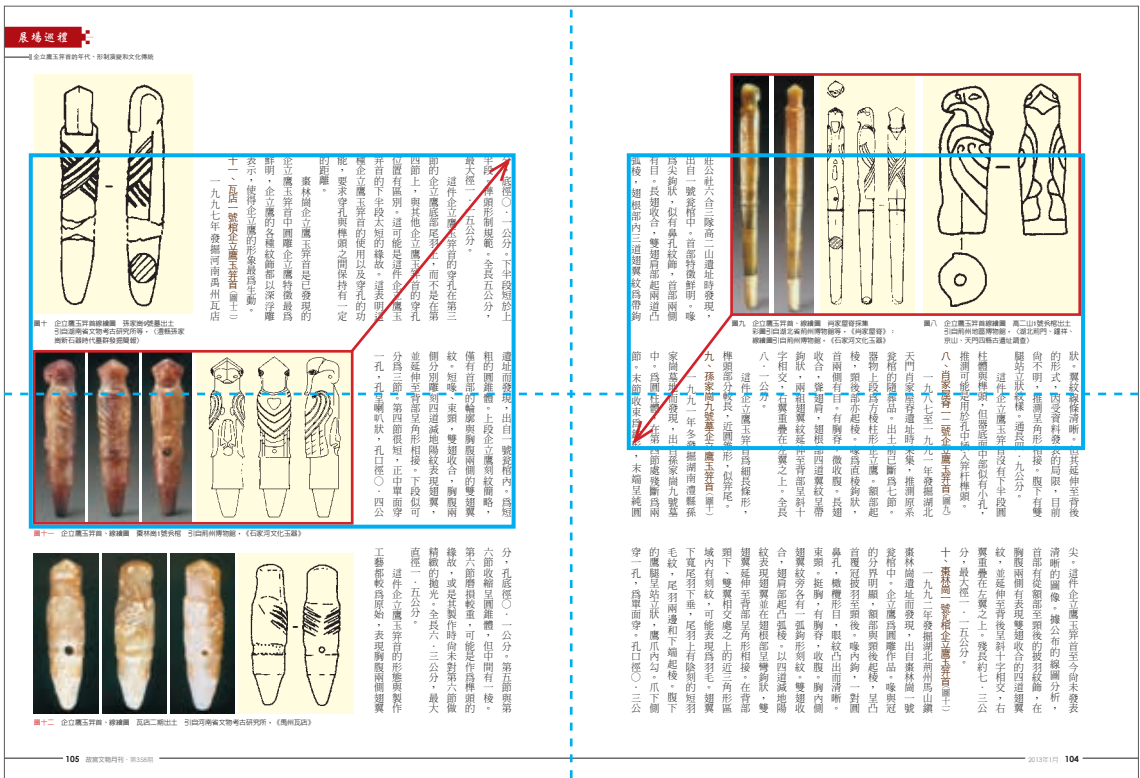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直式三欄(以紅框標示),若改以橫式兩欄(以藍框標示)圖版編排示意,此頁將無法圖隨文走閱讀,排版也較為僵化。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, 358 期, 2013 年 1 月, 頁 104-105。

篇文章能夠恰如其份地呈現文字描述與文物圖像之間的關連性。

以器物類〈鷹玉斧首〉為例,這是採用中式直書三欄的文字編排(圖4),圖版編排盡可能以圖隨文走的形式呈現,讓讀者一邊閱讀文字的時,也能夠看到圖片以方便對照。但是,若版面設計改用西式橫書兩欄的方式編排,則圖版中圖11位置受限於欄位關係,需調整放大圖版同於文字欄寬,因此圖片便會占掉版面的一半;而圖版中的圖12同樣須以此原則排版,使得此頁無法再配置文字(見圖4藍框示意)。故相較之下,中式直書三欄的編排方式,無論在器型、紋樣呈現,尤其是圖文比例的對照、編排空間的彈性度及圖版的變化性,都較能完整兼顧、面面俱到。

### 二、書畫類文物編排

書畫分為書法及繪畫兩類。書法自古以直書行文,由右至左撰寫,裝裱形式包含單開、冊頁、長卷;繪畫的裝裱形式則為卷、軸。故宮藏品中有許多大型「長卷」、「立軸」,如宋范寬〈谿山行旅圖〉軸,本幅縱206.3公分,橫103.3公分;張大千〈廬山圖〉卷,縱190公分,橫1031.7公分,編排上多以全卷/全軸呈現。(圖5)前述類型的藏品因出版品的開本規格限制,版面上若要全幅展現,那麼在視覺上僅能看到作品全貌,無法觀覽作品的精彩細節及繪畫技法的表現,因此編輯排版上具有一定的困難度。解決之道則是另外擷取作品的局部,重點呈現其細節畫面,有益於讀者研究賞析。(圖6)

長卷運用於橫式兩欄的編排手法，採以文字欄（1～4欄）做為劃分圖版比例的基準，單頁一至兩欄、跨頁三至四欄大小編排看似無違和，但以行文內容的閱讀方向搭配書法類、古籍類圖版，閱讀方向即會產生衝突感。反觀直式三欄的編排更為適合書畫類的閱讀性，應用

於卷、軸甚至是器物類的圖版比例不僅可採「井字」型排版，<sup>6</sup>亦可混合運用十字型編排，較富有變化性與活潑感。（圖7）若畫卷十分綿長，如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卷（本幅縱35.6公分，橫1152.8公分），礙於刊物規格寬幅限制，如要使畫作完整呈現，則採用分段切割的方式，



圖 7-1 直式三欄採井字型編排範例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53期，2012年8月，頁48-49。



圖 7-2 直式三欄採十字型編排範例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53期，2012年8月，頁110-111。



圖 8 書畫類中式直書三欄（左）與西式橫書兩欄（右）閱讀適性編排範例，以及全卷採跨頁、單頁分段切割編排範例。 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15 期，2017 年 10 月，頁 56-57；450 期，2020 年 9 月，頁 22-23；408 期，2017 年 3 月，頁 96-97；444 期，2020 年 3 月，頁 10-11。

讓全卷以單頁或跨兩頁近乎滿版編排（圖 8），並視畫卷的長度以等比例縮小符合單頁或跨頁的高度作切割調整。無論是直式橫式、兩欄還是三欄，書法類、繪畫類受限於文物特性，皆遵循由右至左、由上至下的編排原則，因此橫式排版更需考量圖文的閱讀適性。

### 三、檔案文獻類文物編排

圖書文獻將清代檔冊、奏摺、列傳、傳包傳稿歸為「清代文獻」類；古籍、明清輿圖類類為「善本古籍」類。圖書文獻類的編排與書法繪畫類雷同，皆由右至左排。較為特別的是奏摺，三扣為一摺，少有擷取局部位置的作法，

有別於長卷編排技巧。奏摺為古代官員上呈皇帝閱覽的文書，因此無須比較其繪畫技巧風格或書寫特色，反而需如實呈現上書內容，是以在排版上旨在展現摺件內容，在直式三欄或橫式兩欄的編排手法大抵相同。

檔冊、列傳、傳包傳稿、古籍屬書籍型態，排版上多以內頁文書為主，書籍的開本有長本、方本等，以直式三欄編排的限制較少，可運用單頁、雙頁、三頁、四頁，甚至加配封面，彈性配置的空間多、變化大。（圖 9）反觀橫式兩欄的編排，礙於版面欄位的劃分形式以及古籍的開本限制，長型書籍的排版若以雙頁編排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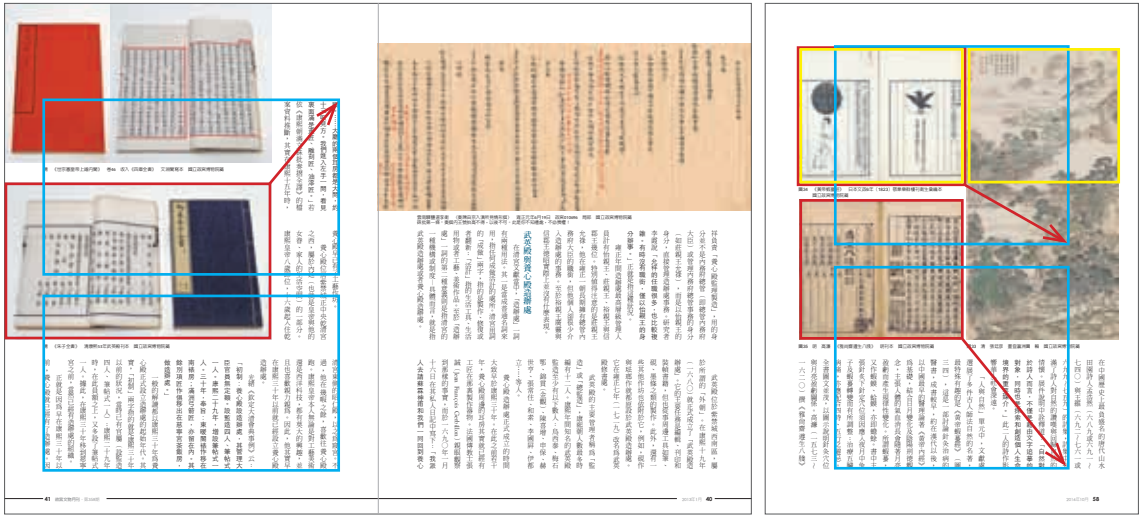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 圖書文獻類的直式三欄編排範例，若應用於橫式二欄，依其文物比例，僅能排版成上下兩圖（見藍框示意），圖版居中擺放左右留白則會過多；若排版成左右併置（見黃框示意）符合文字欄寬，需縮小圖版，則無法清楚閱讀古籍中的內容。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58期，2013年1月，頁40-41；403期，2016年10月，頁58。



圖 10 橫式兩欄編排範例，古籍一至四頁排版閱讀比例。取自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26期，2018年9月，頁40、48-49。

古籍的開本即須調整至符合兩欄的寬度，往往造成版面的視覺比例不是過大，就是過小看不清行文內容。（圖10）以圖9中式直書三欄古籍排版為例，若應用於西式橫書兩欄，此跨頁頁面僅能排一至二圖（見藍框示意位置），此排版方法古籍比例較亦偏大或過於瘦長（見圖10右圖左

頁），左右版面留白偏多；若以合於欄位兩圖併置的排版方法（見圖9黃框示意位置），較看不清古籍中所書之內容。反之，古籍選擇單一頁編排符合一欄寬；或三頁古籍內容並排（也可雙頁搭配封面為三頁形式）是較為合適古籍開本的編排比例。（見圖10左圖、右圖右頁）

## 結語

綜合上述觀察比較，故宮文物的類型特性、裝裱形式、開本規格多元，器物類的典藏文物應用於直式三欄或橫式兩欄，在閱讀適性上，較不受限於中、西式版型編排。書法繪畫類的典藏文物應用於橫式兩欄編排，則受限於文物特性、中式/西式閱讀方向及欄位二分比例；圖版又因多面切割及橫向、直向閱讀轉換，易造成視覺疲乏。反觀應用於直式三欄，除能採井字型編排，亦可搭配運用十字型編排手法，讓圖文比例的拿捏更為彈性，編排活潑具層次、變化性較大，也更為適合文物由右至左的閱讀方向與適性。圖書文獻類無論是檔冊、奏摺或古籍，皆為直式行書由右至左撰寫，因此亦須遵循閱讀原則：由右至左。圖版右起為第一頁或封面、左為最後頁或封底（結尾/書畫類為卷末）編排模式，應用於直式三欄較不受限頁

面配圖數量；反之若為橫式兩欄，則須留意書籍圖版的數量配置，以單1頁或3～4頁（視內容文字大小調整頁數）為佳。

書畫與圖書文獻兩種文物類型皆受限於閱讀方向及排版原則，以「中式直書/直式、三欄」版型為目前最佳的編輯模式，<sup>7</sup>而「西式橫書/橫式」較利於器物類、表格類的編排。囿於文物特性，圖文的設計編排如何在這小小的框架規格內，做到兼顧學術研究、凸顯文物特性、圖文整齊嚴謹又不失活潑的編輯排版，是美術設計及編輯團隊不斷思考的課題。希冀透過本文分享圖示比較與說明，推薦給藝文類期刊於編輯版型設計時所需留意的基本原則。

本文承蒙許媛婷研究員的建議修訂與指導，審查老師審閱以及編輯助理蔡昕容小姐潤稿以臻完善，謹申致謝。本文內容由作者文責自負，引用之圖版僅做為觀察示範之意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

## 註釋：

1. 資料參自《國立故宮博物院·歷史沿革·藏品歷程》<https://www.npm.gov.tw/Articles.aspx?sno=03001513&l=1>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8月15日）。
2. 黃正和，〈見微知著——淺談《故宮展覽通訊》視覺形式與內容訊息之演變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65期（2021.12），頁112-125。
3. 整理自朱賽虹，〈故宮早期刊物的特色及其歷史意義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2009年5期，頁143-157。
4. 參自吳怡青，〈閱讀故宮之美——《故宮文物月刊》成書歷史與編纂實務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17期（2017.7），頁97-99（96-107）。
5. 本文通過審查時間為2021年9月，故以當年度發表之《月刊》發行期數為主。迄今（2023）已四十個年頭，至9月已發行486期。
6. 井字型構圖於設計上通稱九宮格構圖法；攝影構圖上則通稱三分法。
7. 長寬比約等於1.5，較接近1.618的黃金比例。